

莊勇

話說教授學生生殖健康知識



閒話雜談

9月7日，教育部在國會議院撥款委員會的預算聽證會上確認，從八年級開始向學生教授避孕工具的實際使用方法。據悉，把這個問題擺上台面的是Akayan眾議員Perci Cendana。是日眾

議院撥款委員會審議的是教育部2027年預算提案，Cendana眾議員在質詢中直接問到學生的生殖健康教育裡，究竟有沒有包含正確使用安全套的內容。

八年級亦即中學二年級；在菲律賓的中學教育體系中，中學二年級的自然科學課程，一般是生物學，這個科目主要是讓學生理解生命現象、生命活動規律以及生物與環境的相互關係。高質量的生物課堂教學不應流於理論，而應轉變為生動、操作性強的公共衛生與健康技能課；因而，生物課應當教授學生如何正確使用避孕套，因為全面性教育不僅能有效降低青少年意外懷孕率和性傳播感染的風險，還能培養學生的健康責任意識。

生物課從解剖學、生理學和病理學的角度出發，將避孕套視為一種科學的衛生防護工具，能夠減少學生的羞恥感，讓教學更加理性。在課堂上教學生正確使用安全套，是對學生最有愛心、最負責任的行為。

但是，有一樣必須強調，教學生如何使用安全套，並不是要鼓勵他們去發生性關係或做愛，而是把自我保護的知識告訴他們。我們知道，性教育旨在幫助青少

年掌握能夠使他們實現自身健康、福祉和尊嚴的知識，並幫助他們對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採取負責任的態度和行為，而正確使用避孕套，能有效預防意外懷孕和性傳播感染，因而，教學生如何正確使用避孕套避孕，是全面性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教導學生安全套使用法是一種「安全底線教育」。由於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會面臨性的誘惑與抉擇，學校與其讓他們在缺乏防備的情況下，發生「無保護行為」而抱憾終身，不如提前賦予他們防護的盾牌，將其作為科學、全面性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向學生進行全面性教育的目標，並不是要助長性活動，也不是要鼓勵較早發生性行為，而是通過向青少年人提供關於其身體、健康、關係和權利的符合年齡特點、科學準確且具有文化相關性的信息，提高其知識水平和理解能力，並糾正錯誤觀念。教學生避孕知識，是要讓他們在面對誘惑和選擇時，做出保護自己且尊重他人的正確決定。

簡言之，負責任的生殖健康和避免意外懷孕的方法，是性教育課程的一部分，也是學校需要傳授給學生的內容。但是，在對學生進行性教育和健康指導時，應從健康、心理等多維度出發，幫助學生樹立負責任的態度，引導他們全面和客觀地認識婚前性行為可能帶來的身心與社會後果。

9/8/26（二）

紅樓雙

戰犯的恩公



各說各話

日本戰犯有一大一小的恩公，我們先談談小恩公何應欽。

我依稀記得一九五〇或六〇年代最後一個二戰日本散兵受日本大使館的招安，從他匿藏在盧芒島山林中走下來，向菲律賓政府投降，他唯一的同胞在先前跟菲律賓保安隊交火時被殲，下山後在菲律賓總統官邸投降。九月九日在南京中央軍校禮堂的投降儀式中，侵華日軍總頭目岡村寧次和總參謀小林淺三郎都出場，可獻上降書的竟然是小林，而不是岡村。事前何應欽通知他們身為武士，不可帶上軍刀，避免獻刀的羞辱。九日上午九時，何應欽宣佈受降，小林遞交降書，何應欽竟然卑躬駑腰接受。

說起何應欽這東西，「好話」可就多了。一九三一年，他在南昌演講時，竟然說抵抗日本侵略三日就會亡國，軍人以衛國為本份，他講得出那種話，不是想投降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何應欽主張不把岡村寧次當戰犯扣押起來，他這話正迎合老蔣的心意。老蔣正看上岡村與共軍作戰多年，經驗豐富，正好拉攏來幫他打內戰，兩造勾結，一拍即合，就這樣老蔣把岡村包庇保護起來。

何應欽安排岡村住進南京金銀街一幢體面的住宅，按時給他送來生活費，讓他住得舒舒服服，岡村生日，還請來八個揚州姑娘來歌舞為他慶生助興。

代總統李宗仁知道岡村沒有被依法拘押遂下令抓人，可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體察上意，把抓人令扣留起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老蔣當時的下野是假的，緊抓權柄才是真的。李宗仁當個虛名總統，老蔣要庇護鬼頭岡村，他也無奈他何。

岡村一九六六年在東京走完他血腥邪惡的一生，老蔣竟派何應欽為他的代表，到日本去弔唁。

在橫濱有一座皇大神社，是日本皇族專用的最高層鬼祠，裡面赫然有一方頌蔣功德碑，任何中國人看到都會目瞪口呆，焉有戰敗國為戰勝國領導人立碑頌揚功德，這怪事，說是怪事嘛，其實說怪不怪。

一九四五年日皇下詔終戰（投降），老蔣本該對血債纍纍的鬼子狠踩一腳，可他處心積慮要打內戰，消滅中共才是他夢寐以求的要務。替國家討回公道，這事可有可無，他早年說過寧願亡於日本不可亡於共產黨。

羅斯福在處理投降善後之事，向老蔣提議由中國接管琉球，可老蔣不置可否，平白丟失拯救琉球的良機，也埋下地雷，釀成異日日本拿下琉球，構成圍堵中國的島鏈這遺禍。

東京盟國軍事法庭二度要求把岡村引渡到日本受審，都被老蔣塘塞敷衍化解掉，岡村因而逃避了東條英機，坂垣征四郎，谷壽夫、土肥原賢二絞刑處決的命運，岡村知恩圖報，向蔣介石建議以一百多萬日本降兵幫老蔣打內戰，老蔣怕激起民族仇恨而不敢答應。

拿著以德報怨這鬼話當幌子，一百多萬日本兵被遣回，士兵每人帶二百日元，軍官五百日元，人人毛衣皮靴，風風光光像走親戚般回家，相對從東南亞遣回的日兵則個個熬得像叫化子一般。

岡村一直逍遙自在，一九四八年擋不住輿論嚴厲批評，國民黨才不得不於八月二十二日在上海首次審問岡村，幾度提審盤查，一直裝模作樣表演一番，拖延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才說證據不足，宣判岡村無罪，沒有頂頭「聖旨」的指示，誰敢對一個血淋淋的戰犯判決無罪。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岡村竟然與二百五十九個日本戰犯不動聲色地登上在黃埔江碼頭的美國輪船駛回日本。

一九五二年在美國主持下搞了個舊金山和約，蘇聯沒有簽字，沒有參加，蔣介石代表中國簽字，放棄向日本索取戰賠，本來波茨坦公告規定日本必須將所掠奪的台灣等中國領土歸還原主，但舊金山和約則改口日本祇放棄台灣，歸還兩字不提，這就埋下異日台奸游錫堃叫囂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依据。

岡村後來回台當起國民黨軍的高級顧問，協助老蔣打內戰，為報答老蔣的大恩，他安排了對華作戰專業人材富田直亮來台為老蔣出謀獻策，富田化名白鴻亮，組織白團，羅致八十三名日本戰犯，潛入台灣擔任蔣軍的教官。

一九五八年，金門炮戰，日本戰犯還參與其中，蔣日勾結，一直延續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大陸成功試爆原子彈，老蔣知道反攻大陸無望了才告一段落。

蔣介石為私入政權，慾望所驅策，在日本屠刀上的血跡猶未乾涸，就罔顧民族氣節討好日本，放縱戰犯，他所幹的種種「好事」都鐫刻在日本戰犯神社的頌蔣石碑上，他欠下三千五百萬死難同胞和千千萬萬遭受日本鬼子糟塌的中國人一個說法。

鵬陳萬語

菲律賓政壇「地震」

——總統表弟、前眾議長因掠奪案被捕



鵬陳萬語

2026年9月7日，菲律賓政壇投下一枚重磅炸彈。前眾議院議長、現任萊特省第一選區眾議員馬丁·羅穆阿爾德茲（Martin Romualdez）因涉嫌卷入一起涉及74.4億比索（約合1.19億美元）的掠奪案，被菲律賓反貪法院（Sandiganbayan）下令逮捕。由於羅穆阿爾德茲的另一重身份——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的表弟，此案迅速引發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1. 案件核心：防洪工程中的「回扣」與「空殼公司」

這起掠奪案的核心，指向2022年至2025年間，羅穆阿爾德茲等人涉嫌通過防洪基礎設施等項目收受巨額回扣。

據監察專員辦公室指控，羅穆阿爾德茲利用其眾議長身份，對「國家預算擁有不受干擾的控制權和實質性參與」。他與前眾議員薩迪許（Zaldy Co）等人合謀，在至少15個場合收取了來自承包商的巨額賄賂。

為隱匿不法所得，羅穆阿爾德茲被指利用空殼公司進行洗錢。他從贓款中拿出50億比索，成立了「金雉控股公司」等空殼實體。這些公司被用來收購資產，包括福布斯公園一處價值15億比索的豪宅。

監察專員雷穆拉表示，這僅是針對羅穆阿爾德茲一系列案件中的第一起，後續還將提出更多掠奪和洗錢指控，並稱其為此次反腐行動中捕獲的「最大的一條魚」。

2. 戲劇性逮捕：醫院內的「焦慮發作」與警方看守

案件發展頗具戲劇性。9月7日下午，

就在監察專員提起訴訟後不久，羅穆阿爾德茲因「焦慮發作」和「心血管事件」被緊急送往聖胡安市紅衣主教桑托斯醫療中心。

當晚，警方在醫院向其送達了逮捕令。內政部長喬恩維克·雷穆拉確認，羅穆阿爾德茲已被視為「被剝奪自由的人」，警方在其病房外部署了武裝警察。其律師提交的醫療證明顯示，羅穆阿爾德茲身患多種疾病。

內政部長表示，將遵循先例允許其住院治療，待醫生確認其身體狀況穩定後再移送監獄。反貪法庭則強調，逮捕令依然有效，任何健康顧慮都需由法院來裁決是否影響執行。

3. 總統「揮淚斬表弟」：司法獨立還是政治清算？

此案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總統小馬科斯與被告的親屬關係。

馬拉坎南宮（總統府）對此表態，尊重監察專員提起掠奪案的決定，強調「無論是親屬、盟友還是政治對手，無論證據揭示何事都應公開」。小馬科斯曾在2026年7月的國情咨文中主動提及針對其表弟的案件正在準備中，坦言「這很痛苦，但必須這麼做」。

筆者認為，馬科斯政府此舉意在展示其「反貪決心」和「司法獨立」，以回應公眾對防洪工程腐敗的憤怒。但批評者也指出，這可能也是馬科斯家族內部權力洗牌的的一部分——通過打擊羅穆阿爾德茲來鞏固自身權力。

截至發稿，羅穆阿爾德茲仍在醫院接受治療和警方看守。

蕭齡

一封情書，寫給遠方的家

——觀《給阿嬤的情書》有感（二）



孝道園

知其所來，方明所往

作為華文教育工作者，我越來越覺得，我們今天堅持華文教育，並不是為了讓孩子停留在過去。恰恰相反。真正懂得自己的根，才能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我們希望孩子學習中文，不是為了把他們關在某一種文化裡，而是希望他們擁有理解世界的更多一把鑰匙。

中文是一種語言，也是一條文化的河流。河流從哪裡來，我們要讓孩子知道；河流將流向哪裡，我們也要讓孩子自己選擇。菲律賓是我們的家園，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脈，而世界，是孩子們未來更廣闊的舞台。因此，我希望我們的學生：既懂得欣賞菲律賓文化，也珍惜中華文化；既擁有華文底蘊，也擁有國際視野；既知道祖輩從哪裡來，也勇敢思考自己要走向哪裡。根深，才能葉茂；心有所依，才能走得更遠。

寫給孩子，也問自己

電影結束後，我一直想把一句話送給孩子們：請珍惜你今天擁有的家。不要覺得父母的愛理所當然。不要覺得長輩的叮嚀只是唠叨。不要覺得祖輩留下的故事與自己無關。那些故事，也許就是你的來處。那些舊照片、舊家書、舊鄉音，也許有一天會成為你尋找自己的重要線索。如果你的家裡還有老人，請多聽他們講講過去。問問他們從哪裡來；問問他們的父母是誰；問問他們年輕時經歷過什麼；問問你們這個家庭，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也許你會發現：一個家庭，就是一本沒有寫完的書；一個家族，就是一段沒有結束的歷史。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本書中的一頁。我們從祖輩那裡接過來的，不只是姓氏和血脈，還有記憶、品格、責任與希望。而我們最終要留下的，也不只是財富，而是下一代可以繼續珍惜的精神。

電影落幕，思考未完

我想，這部電影留給我們的，絕不僅僅是感動。它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家？是無論走多遠，都有人牽掛的地方。什麼是鄉愁？是時間帶不走、距離隔不斷的一份深情。是時間帶不走、距離隔不斷的一份深情。什麼是責任？是明知道艱難，仍然願意

把承諾守下去。什麼是文化？是祖輩留給我們的精神密碼，是即使漂洋過海，也不會輕易消失的根。什麼是教育？是讓一個孩子擁有知識，更擁有善良；擁有能力，更擁有擔當；擁有走向世界的勇氣，也擁有回望故鄉的情懷。

情寄往昔，心向未來

走出影院的時候，陽光依然明亮。可是我的心裡，卻多了一份沉靜。我想起那些漂洋過海的前輩，想起他們手中的一封封僑批，想起他們在南洋土地上留下的足跡，也想起今天坐在影院裡的那些年輕面孔。他們就是未來。他們也許會成為醫生、教師、工程師、企業家，也許會走遍世界各地。他們會走得很遠。但我希望，無論他們走到哪裡，都不要忘記自己的來處。不要忘記父母的叮嚀；不要忘記祖輩的故事；不要忘記這片南洋土地上華僑華人奮鬥過的歲月；更不要忘記，自己身上流淌著怎樣的文化記憶。因為一個人真正的遠行，不是忘記故鄉，而是帶著故鄉給予的力量走向更遠的地方。

《給阿嬤的情書》是一封寫給過去的情書。而我更願意把它看作一封寫給未來的信。它提醒我們：家，是我們永遠的牽掛；根，是我們精神的坐標；文化，是我們走向世界的底氣；教育，則是我們把這一切交給下一代的方式。電影會落幕，故事會結束。可是愛不會。家不會。文化不會。一代人的記憶，也不應該隨著歲月消失。

願我們的孩子，有一天走得很遠很遠，仍然記得回頭看看。看看自己的父母，看看自己的家，看看祖輩走過的路，也看看那一封封穿越歲月而來的僑批。

因為那裡，寫著他們的過去；那裡，也藏著我們的未來。

一封情書，寫給阿嬤；一份牽掛，寫給故鄉；一段歷史，寫給後人；而我想說——願每一個孩子，都懂得從哪裡來；願每一個游子，都記得家在哪裡；願每一所學校，都能守護文化的根；願每一位教育者，都能在孩子心中種下一顆感恩、責任與愛的種子。讓孩子因教育而有知識，因文化而有根，因親情而有愛，因責任而有擔當。這，或許就是《給阿嬤的情書》留給我最深的一封信。

二〇二六年八月十二日

林輝煌

神仙也是「厝邊人」



柳浪飛歌

週末特意跑去看了這部動畫片《八仙》，散場出來，人還在影院門口愣著。晚風裹著路邊姜母鴨的香氣，旁邊小孩手舞足蹈學何仙姑揮劍，一癩一拐的怪逗趣。頭頭阿婆操著一口閩南話跟老伴嘀咕：「這神仙，怎麼跟咱菜市場討價還價的一樣？」一句話，把我心裡那點堵著的情緒給捋順了。

以前聽八仙過海的故事，總覺得八仙是踩在雲端的。可這片子偏把他們拽在地上。鍾離權為了幾盞酒跟人磨嘴皮子，呂洞賓扔了書生架子，抄起傢伙就要跟天理理論，何仙姑攆著拳頭只想攆錢回鄉修橋，他們身上沾的是灶台煙火、趕路塵土，是為幾兩碎銀髮愁的俗氣。這不就是咱厝邊頭尾那些討生活的人，活生生的寫照嗎？片子最見精彩的一筆，是把天庭畫成了個僵死的舊衙門。那些神仙法力通天，卻只盯著頭頂的烏紗，視世間疾苦如草芥。反倒是這幾個自身難保的凡人，見不得旁人受罪。這一比，「仙」字就算寫廢了，不是站在高處擺架子的人才算仙，是自己在地上掙扎，還想著伸手拉旁人一把的，才是真神仙。

庭畫成了個僵死的舊衙門。那些神仙法力通天，卻只盯著頭頂的烏紗，視世間疾苦如草芥。反倒是這幾個自身難保的凡人，見不得旁人受罪。這一比，「仙」字就算寫廢了，不是站在高處擺架子的人才算仙，是自己在地上掙扎，還想著伸手拉旁人一把的，才是真神仙。

這八個人湊一起，活脫脫一個草台班子。剛開始也是各打小算盤，遇事兒腳底抹油。可進了災區，看見小孩抱著空碗嚎哭，老人對著塌了的房發呆，心就軟了。鍾離權想起當年為救人被逐出師門，呂洞賓把牙一咬，劍就出鞘。剩下幾個，有的懂音律去破機關，有的見識廣去探路，有個甚至嚇得腿肚子抽筋，可始終沒退讓一步。這股勁頭，是從骨子裡往外冒的，不是演給別人看的。

好在結局不落俗套。沒留在天上享福，扭頭紮回了人間。開酒鋪的開酒鋪，走江湖的走江湖。「神仙」這名頭，他們根本沒當回事。老祖宗這故事傳了千百年，靠的不是騰雲駕霧的本事，就是這份「看不得人受苦」的心腸。夜深了，我沒急著回家，就在路邊「音樂茶座」呷了口茶配，看著這滿街的煙火氣徐徐品味。看著車來人往，總覺得銀幕上那幾張臉，跟巷口常年給人免費修鞋的大叔、雨天順手把井蓋挪回原位的大爺重疊在了一起。咱泉州人講「愛拼才會贏」，這「拼」裡，若少了這點「情」，也就沒了魂。

原來修行不必在深山，成仙不必在雲端。凡人只要存有這份善心，便是神仙。這杯茶喝下去，滾燙，明理，通透。